

星球的 细语

● 斑马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砂粒

那个男孩的那个梦

雨意

最后一座红冰山

只有一个地球

班 马 ●

星球的细语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1 年 · 福州

星球的细语

班马 著

*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5印张 2插页 89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80

ISBN 7—5395—0513—3

I·60

定价：2.00元

序

孙建江

班马的散文集《星球的细语》即将出版面世，作为朋友自然为他高兴。我想这倒不失为读者全面了解班马的一次机会。

在中国儿童文学界班马是颇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早几年发表的那个有名的短篇小说《鱼幻》，至今仍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对于《鱼幻》人们尽可以有各自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但是我想恐怕谁也不会否认，这场有关《鱼幻》的讨论，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鱼幻》本身。我以为中国儿童文学要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不能也无法避开对由《鱼幻》所引发的有关艺术本体、接受能力问题的认真讨论，可以说，《鱼幻》的出现带有某种必然性，《鱼幻》的出现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无须说，《鱼幻》给班马带来了“轰动效应”，也带来了某种声誉。但事情还有它的另一

面，由于《鱼幻》本身带有很强的实验性质，这又使得人们常常把班马和“读不懂”作品联系在一起（尽管实验性作品不等于读不懂作品），或者干脆就把班马当作专写“读不懂”作品的作家。其实这是一个不小的误会。诚然，班马写过实验性质很强的作品，但这仅仅只是他创作中的一个方面，他创作的另外方面同样别具特色，值得注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散文集就是班马这另外方面的一个例证。

班马是一位有自己理论，有明确追求的作家。他当然懂得读者对于自己作品的重要性。事实上他也一直在寻找一条真正通向读者心灵的途径。应该说，这本散文集不存在“读不懂”的问题，非但如此，书中的不少篇什还相当的好读，而且更重要的是作品并未因此而降低自己的艺术品位。

在这本散文集中，班马有一个十分明确的主旨，那就是：尽一切可能强化而不是弱化儿童读者的审美判断能力。几年来班马一直在强调他的“儿童反儿童化”观点。他认为儿童文学作品不能一味地俯就儿童的认知水平，而应积极地诱导他们“向上看”。我认为班马的观点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由于这一观点尚鲜有一定数量的实证材料，因而也使得不少人难以接受。现在班马以自己

“好读”的散文来验证自己的理论，这无疑值得关注。

班马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收在这本集子中的散文几乎篇篇都可以当作诗来读。然而班马的抒情并非是不顾及儿童读者一味主观的抒情。不过是班马不愿意将儿童读者的审美判断能力看得太低罢了。班马捕捉瞬间感觉的能力特别强。对于那些稍纵即逝的感觉，他总能从从容容、款款道来，并且总是将这种感觉融入高度诗化了的意境之中。比如《黄昏号角》中那温馨的沉没和辉煌的升起，《野的夜》中那宁静夜晚中灵魂的躁动，《午夜十一点零三分》中那偶然思绪所引发、触动的整体感。尽管班马这类作品所描述的内容多很抽象，但是由于班马在具体行文时下意识地注意到了作品内在逻辑起点和终点的照应关系，因为整个作品给人以一种浑然一体的感觉（即使一个片段也是一个完整的片段）。此外，又由于这类作品所描述的内容十分吻合儿童读者渴望对新奇事物了解的心理，这使得儿童读者的思维活动很自然地在作品首尾照应的格局中得以积极地展开。精心的艺术选择为儿童读者“向上看”创造了条件。

班马也重叙事。但是班马的叙事中总带有强烈

的抒情色彩。班马很少搞单纯的叙事，他总是设法在叙事对象中发掘那些富有诗意的东西，使叙事对象充分的艺术化。这在那些拥有很强叙事潜质的题材中，看得更明白一些。《黑马》可以说是叙事潜质极强的一篇作品。这篇作品写“我”与黑马（破旧的黑色自行车）在旅途中的一段“交往”过程。全篇长约四千字，但却相当的感人，丝毫不觉冗长。作品写的是一种成人而不是儿童的情感（这对儿童读者来说自然有一种“向上看”的意味），但是由于作品巧妙地将黑马人格化，使得“我”对黑马的单向述说变成了“我”与黑马的双向交流。叙事者与叙事对象之间产生了一种“心灵共鸣”。叙事对象所具有的主动性，自然而然地引发、映衬出了叙事者含而待涌的情感波澜。比如作品常用“我的黑马默默无语”一类的句子来映衬“我”对黑马的歉意和内疚。而且这样一来，作品与儿童在实际生活中常常主客不分、物我一体的状态又取得了一致性，使得儿童读者在阅读上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叙事与抒情获得了统一。

班马在把握他的读者时，注重整体的效应。他喜欢从各种角度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地渲染某种情绪。这与儿童读者喜爱重复的心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维定势颇为合拍。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有

“孤旅”、“乡恋”、“寻觅”、“梦幻”等。在这些意象背后有着常常不是一篇而是一系列的作品。比如“孤旅”类有《黑马》、《空山玄想》、《旅意升起的时候》、“乡恋”类有《金黄金黄的狗尾草》、《月光在黑黑的老房子里爬》、《我将从运河归来》，“寻觅”类有《午夜十一点零三分》、《野蛮》、《夜的一支弹唱》，“梦幻”类有《那个男孩的那个梦》、《漫游》、《星座》等等”。当然，班马采用这种系列作品反复吟唱的方式，其目的在于强化儿童读者的审美判断能力。因为儿童读者可以很自然地对他们业已习惯了的思维定势中去把握和接近各类意象所显示的事物的本质。这不能不说是班马对儿童读者的一种积极诱导。应该指出的是班马的整体效应，还体现在他强烈的当代意识上。班马笔下的各类意象，孤立地看，相互之间并无什么联系。但是一旦人们将这一组组意象，特别是这一组组意象所折射出的时代气息放在一起进行考察的时候，这整体性便明显的呈现出来了。读者可以从“孤旅”中看到现代人对大自然的痴爱，从“乡恋”中看到现代人对田园故土的眷念，从“寻觅”中看到现代人对现实的思考，从“梦幻”中看到现代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这整体性源于作者当代意识观照下的挚爱情结。

班马讲究语句的特殊效果。他常常采用一些新颖的语词和句型，给人造成一种奇异的感觉，诱人往下读。他的这类语词和句型，其中有一些相当的精妙，但是应该说有一些也损害了作品的完美性。特别是当这些作品面对的读者是儿童的时候，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我以为班马日后的创作似应留意这一点。

并非任何人都愿意搞儿童文学，也并非任何人都能搞儿童文学。班马对儿童文学却具有一种自觉的认同感，并且引以为自豪。

在儿童文学界里班马称得上是位多面手。他搞理论，也搞创作。在创作上，诗歌、小说、童话、戏剧、散文他都能来，而且都搞得有声有色。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鄙视急功近利的取巧心理。主张全面提高儿童文学的艺术品位（当然，这不等于说他的具体操作无可指摘）。他特别注重创新，深知创新的意义和价值。尽管为此他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常常为人所误解，但他并不因此而停止自己的艺术追求。

他坦诚而又挚着。

人们将会全面地了解班马。

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1990年12月23日 杭州翠苑

目 次

它 们

2 孤蟹独舞 50

5 古猿猜想

8 大鸟 30

11 鸥的历史 10

15 老龟的岛 30

18 野的夜 30

20 黄昏号角 10

22 沙的字 50

星球的细语

26 砂粒 30

28 那个男孩的那个梦

33 雨意 10

36 只有一个地球

38 最后一座红冰山
江南，有一座永不忘的小屋

42 飞去的硬壳甲虫

44 河湾里忽然寂静下来

46 田野上的黄月亮

48 雨中，我望着一个渔翁

50 船

52 金黄金黄的狗尾草

54 回家的路，是一条桔红色的堤

56 月光在黑黑的老房子里爬

59 我将从运河归来

男孩奇趣

62 野蛮

64 那只狼

66 猜

69 我问大自然

71 大山奇想

73 致大自然

76 南方的小虫

78 永远的天空

80 男孩夏季的浪漫活动

83 梧桐树

孤旅迷境

- 86 旅意升起的时候
- 88 长江月夜记
- 90 空山玄想
- 93 黑马
- 98 车站
- 100 鱼肚白 玫瑰红
- 105 空城
- 黑 鸟
- 遥远的眼神
- 120 暗语
- 122 午夜十一点零三分
- 125 河姆渡
- 129 撑船的大哥
- 132 漫游
- 135 岛
- 137 危险的霞
- 140 对一粒盐的沉思
- 142 星座
- 145 逃逸的音
- 147 夜的一支弹唱
- 那边的幻，这里的魂
- 151 山的洞
- 159 山的话

它 们

●孤蟹独舞

●古猿猜想

●大鸟

●鸥的历史

●老龟的岛

●野的夜

●黄昏号角

●沙的字

孤蟹独舞

它是墨绿色的。

在一弯月亮状的金黄沙滩上，这墨绿色的蟹伏下了。芦苇的密林在凉夜里高耸着黑影，一只雁在秋空里横渡。从黝暗中远远而来的小河，到这里转身摆出一个优美的身段，撒出一湾粼粼月光的银币，又重归黝暗中远远而去。

那蟹伏在河滩，墨绿色的极小一点，谁也不曾知道。它正痛苦的压着沙地，硬壳擦着晶莹的砂粒，铁杆似的长腿弯折着撑进了沙

里，想把整个身体从自己的那壳里——褪出来。

这和自己作对的挣扎是颤抖的。

“月亮，我在换衣服……”

这一刻，它极怕见人。

“月亮，你真讨厌。”

月亮照在那壳上，透出冷钢一样的暗泽。它要痛苦地撕裂自己，把伤口拉开，勇敢地同那陈旧狭窄的壳诀别。这一场孤独的成年仪式，使月亮充满了悲悯。

这蟹，发狠般沉默。

它也有汗，只是看不见；它也有血，只是颜色不红；它也痛，只是无声。这蟹，淌满了汗，渗出了血，痛得几番昏死，仍死命压着那沙地，一种生命的蛮力从它身上发散出来，顿使四周充满了绷紧的空气——

一只熟透了的蜜桃跌进了夜河，竟然毫无一丝溅起的水声，它惭愧，自己熟的那么顺利。

一条美极了的金鱼刹时不能游曳，竟然冰封般地凝冻，它惭愧，自己活的那么自在。

这苦蟹，在静夜的河滩上伏着，身底下晶莹的砂粒如花一样翻开。它的头和它的腿在颤抖中撑着，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地把一副崭新的身体褪了出来，这时，它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甩掉了那旧壳。

它还是蟹。还是一只墨绿色的蟹。

此刻它浑身软软的，那腿，那壳，那仍威武的双钳，却都是软软的，一只只会唱轻音乐的蟋蟀正在不远处走动，它也忙埋进沙里小心地提防，它怕别人在它最软的时候，伤它。可只要到了明天，它就会重又变得坚硬，而且突然长大许多，成为一只大蟹。

金黄的沙滩上，搁着那墨绿色的旧壳。

那是幼年的我。它想。再见了，我的幼年。对着月亮，这蟹，昂起了头，举起了足，算是它的舞蹈和告别。

漫长的旅途，

漫长的旅途，

谜一般地在召唤着它，驱使着它，它重又上路，只在这途经的小河沙滩上，留下一个磨难的痕迹……

古猿猜想

森林，在雨幕中摇撼。

它们抱着树。

冻醒后，忍受着一身湿湿的毛，斜着眼睛觑着叶缝上面的那块天，手掌，摩起树皮。

它们抱着树。

好天的时候，也不过如此，只是舒服一些，躺在软软的树梢上，却还是呆傻地瞪着森林上空的天，用那一副手掌，摩树，

一下，一下， 一百下，
一千下，

在寂静中送走星辰和岁